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銀瓶梅 第十二回 劫法場瓊玉脫網 匡朝政九齡辱奸

詩曰：國進賢良為國寶，朝登奸佞是朝哀。

興衰用舍機關轉，天命無常德可栽。

再說禁子竊聽高角要反監打劫之言，驚嚇不小，只得回步呼曰：「大王不可劫獄，某自有妙謀，待慢慢調停。」高角一見禁子回步言此，亦一駭，誠恐他洩漏了，即拔出腰刀要殺之。

禁子曰：「大王休得動手！吾非洩漏汝計謀，然不可劫獄，只恐難殺出城門，且又累及於某也。汝雖有兵來接應，但是有限的，不過一二千，怎對敵得一省郡之眾數十萬人，若一經關閉城門，插翅也難飛，是寡不敵眾。如此，不若劫法場為上策。某聞知府與各文武員酌議，要請皇令於本月十八日押殺梁瓊玉，然後申詳拜本。汝若在法場劫之，是在城外，易於動手後殺出城去。某原是一身，並無父母妻兒，又見令親梁瓊玉平日是善良少年，曾記前兩載飢饉之年，多出糧米濟活人不少，故一心感惜之。無辜受此毒害，是出於救拔之心，非妄哄於汝的。」

高角聞言，喜曰：「如此足見禁子兄用情義俠也。如今你我同心，只不可少泄一人得知。吾今去了。」禁子允諾。高角又對瓊玉曰：「且待十八日期，吾與白兄長同伏兵丁，預先來法場等候。」瓊玉允從，言：「二位哥哥，只要小心。」

高角此日出獄去訖，尋覓著雲龍，又喜得回鞭、馬，暗埋於附近荒郊山野。又料集齊四城頭目管的嘍囉，每隊五十人，各扮商賈、僧道、乞丐不等，共二百餘人。候至十八日期，天初明亮，一同分往北城外法場地遠遠埋伏，商民僧道不等四邊游邏等候。

是日，總兵奉請皇令，押出瓊玉於法場。繼後千總官員數名、兵丁數百人排開。雲龍弟兄眼一瞧，二百嘍囉一齊殺人。雲龍跳入先將瓊玉用刀割去綁索，遞過雙鞭。押犯刀斧手大喝：「可惱！敢救犯人！」雙刀砍去。雲龍大刀揮去，人頭落地，一連殺死十餘兵。高角長槍搶入，總兵大驚，提斧來迎敵。法場大亂喧嘩。

瓊玉左手擋總兵大斧，右手提鞭飛中總兵手腕，大喊痛聲，倒於地下，復一鞭，已是頭裂不語了。及參將千總上前，又被高角長槍所傷，眾兵慌亂。

雲龍引兵大殺一陣，死者二三百，紛紛走散。單有衙役早將柳知府背回逃走。

瓊玉等不敢久戰，一同殺出北城而去，奔走回山。

有各文武員未到法場者，聞報皆驚，閉城不及，被賊人先已走脫。計點場中傷去兵丁三百十一人，總兵被殺，游擊將軍重傷、千總被打壞。知府只得據實詳移文書，上達節度使，以待修本進朝。不表。

再說瓊玉弟兄三人帶兵日夜急走，抄小徑回山，防著官兵追逐。此日，到了二龍山，梁任見少主得脫回山，不勝喜悅。瓊玉三人下坐，即命老奴進內安慰師娘。顏氏方知行險劫法場救出的，愁懷放下。

當日，瓊玉拜謝兩兄長高義，入險地搭救方得性命。白、高曰：「手足之間，患難共之。三弟患此殺身之禍，豈有坐視不救之理？」是日，不免排上酒筵，三人共飲，暢飲開懷。又談論劫法場傷了官員並軍兵數百，只預備朝廷發兵來征剿，打點早定計謀以得進退。且住表二龍山弟兄商議。

再說朝中，唐明皇接位之初，錄用賢臣，政治可觀，百姓富庶；滅武韋二黨、中興復唐，亦算令主，及至開元二十五年之末，賢臣宋璟辭官致仕，歸於東都。張九齡仍居相位，李林甫進吏部天官。按史，九齡乃廣東省韶州府曲江縣人。李林甫乃唐之宗室，但為人外莊柔順而內心險狡凶狠，勾結宦官內侍妃嬪以察帝意，以為耳目。故所奏言多合帝心，是其得寵之由也。至明皇末年，又出東胡安祿山，於朝寵命倍隆。至於結拜貴妃楊太真為母，蒸淫於內宮而帝不醒悟，實乃萬年為羞之君，為辱之後也。原來，安祿山是個武胡人，臂力英勇，常隨山海關張節度使徵契丹，先失機，後將功贖罪得免於軍中正法，使進封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重職。一天承召入覲，為明皇倍寵。

他厚交李林甫、裴寬二奸，他們便奏舉安祿山可大用於帝，故後封贈東平郡王之爵，兼統三大郡，兵勢強大，安得不釀成反叛奪位之禍？

當日，祿山蒸淫貴妃於內，楊國忠亦以為恥，怎奈他已得帝寵，難移動之？故屢言祿山之反，而唐明皇不准信。

一天，貴妃召之入宮，見聖上與貴妃共坐，而祿山先拜貴妃後拜見帝。

明皇即問其：「此何禮也？」祿山言：「胡人先母而後父。」故君後大悅。

自封東平郡王之爵後，又發出庫銀二十萬與祿山起建王府。於親仁坊照依金鑾殿次一等，但工巧華麗，窮極壯觀，務必要做式雅致，不限財力。一建造成，其中器皿玩寶珠玉之物，堆積如山丘，即大內金銀不及其充足饒多。可見唐明皇過寵奸狠，賚賜過多以缺竭府庫，致其一起叛亂，兵多餉饒，朝兵不能制。自其領鎮三大省。兵勢益倍盛強，賞革政令、刑罰升貶，自專決之。

此有左相張九齡已知其弊。一天，祿山自范陽出鎮三月，楊國忠奏其必反，宣召必不回朝。貴妃聞知，即令人速趕到范陽，言知祿山。故他一見召旨，即刻速趕進朝，帝益信他無二心。但他恃寵藐視朝臣，走馬一程直入承天門，不下馬。有左相張太傅大喝：「騎馬進殿者，何人？目無君王，好生無禮！」喝值殿將軍拿下。有四人即將擒下祿山。他曰：「丞相，本藩一時忘卻下馬進殿，何鬚髮怒？」九齡喝聲：「膽大匹夫，汝不過東胡外種，從幼為張元帥收養成人，因些小戰功，得皇上恩寵、皇后施恩。不該擅自騎馬上殿，大失人臣之禮，還敢多言，不謝其罪！」

祿山曰：「丞相，休惱責罰！某自到天朝，蒙皇上恩寵，格外加恩，此馬乃皇后所賜，寸步未離，是奉旨速宣，忙中未得下馬，今被丞相辱罵已甚，還謝什麼罪？」

九齡大怒曰：「如此狂妄小人，有幹國法！」喝令斬訖。值殿將軍答應一聲，正來拿下，祿山大驚，只得下跪舍階求饒。帝曰：「汝騎馬上殿，果失人臣之禮，怪不得丞相執責。今丞相看朕情面，赦此年少狂莽、無知初犯，仍逐貶回范陽，不許在朝，以示責罰。若勤巡政、安省民、勸風化、境土咸寧有功，可將功消罪。」

當日退朝，各文武回府。只有張丞相自思：「年登七十，況今皇上不比初登基時恭儉勤政，日近奢華，寵用祿山、林甫、國忠、裴寬等一班佞臣。況且初時立子媳楊氏之日，吾與宋璟、韓休同上本諫諍主上，不可立楊氏，名有不正，非可型化天下也。已經力諫聖上幾番，奈何不准，是以吾屢屢告駕迴旋，只因聖上不准從。但前月宋璟已經告准致仕而歸，吾今何必在朝與一班奸佞作對？前日曾經執責安祿山騎馬上殿，罵辱他一番，想來此人生亂不久，聖上仍昏迷不悟其奸狠，內則淫辱奸妃，勾結高力士，權勢太重，外受奸黨多人。吾倘不死於奸臣讒言陷害，定然歿於奸妃中傷。不若力陳以年老多疾病，告駕回家，方免留落異鄉成孤魂之鬼。」不表丞相言來。

果然，安祿山紮屯不住，領旨出京都往范陽鎮而去。當時又兼管營州。

當時，張丞相次早上朝告駕，未知聖上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